

# 抢柴火过大年

□刘晓东

小时候过年，我们这些小孩子们都有一项推脱不掉的任务，那就是帮家里拾柴火。

那时的腊月，气温要比现在低的多，路面都被冻得裂开一指宽的缝隙。遇到下雪天，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，分不清哪里是田地，哪里是道路。北风刮到脸上手上，就像小刀子在割肉。对于拾柴火这项任务，是我们为数不多乐于接受并能够胜利完成的。放寒假的我们，一天到晚呆在家里，面对着枯燥的课本是要打瞌睡的。当时农村还没有通电，更没有变形金刚之类的玩具可玩，于是便在家里逛过来逛过去。正愁怎么过年的家长被惹烦了，往往大吼着扔过来一个柳条篮子，让滚出家门去捡柴火。我们则屁颠着抓着篮子，呼朋唤友地集合起来，一路欢笑着跑向村外。

家长让我们去捡柴火，不光是为了图清静，更主要的是过年需要大量的柴火来做饭。那时候穷，家里根本

没有余钱来买煤块烧。烧柴火既可以取暖，又可以做饭，草木灰还能作为肥料撒在庄稼地里，一举多得。秋天收集的柴火是不经烧的，尤其是快过年那几天，几乎每次做饭都要用掉很多。如果不小心被雨雪打湿了，那就更没可用的柴火了。我们小孩子之所以不顾天气寒冷去捡柴火，不仅仅是因为能名正言顺地出来玩，主要是觉得快过年了，能够帮家长干点事情，有机会可以多吃块炸藕盒。

光秃秃的田野里不会有那么多的柴火等着我们去捡，家家户户都缺柴火烧，近处的早就被捡走了。我们挎着篮子抄着手，脸上流着被冻出的鼻涕，有说有笑地向着远处的河坝走去。那里还有一些割剩的芦苇和别人不要的茅草，正好用来做饭。上冻后的芦苇很脆，用手折或者是用镰刀割时，会发出像鞭炮响似的“啪啪”声，我们一边劳动，一边欢呼着“过年了，

放鞭炮了！”一不小心，还会被芦苇划破手的。血滴在冰面上，非常地鲜艳。不过没人会在乎那点小伤口的，找点岸边的土堵在上面，照样是又说又笑，争取用最快的速度把篮子装满。

如果能遇到棵枯树是最高兴的事情了，家长们支上油锅，开始炸年货时，点燃它的树干，火苗又旺，燃烧的时间又长，很受欢迎。实在没有也没关系，我们会爬上高高的大树，把上面的干枯的枝杈掰下来，也能装满篮子。那些不会爬树的小伙伴只能抬起头，可怜巴巴地看着我们在大树上像个大将军似的欢呼。不过我们会学着收音机里所讲的梁山好汉那样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把枝杈均给他们一些，最后都会挎着装满柴火的篮子高高兴兴地回家。

偶尔我们也会在田地里翻到被漏下的地瓜。我们便会围成一团，捧来一些树叶或者是杂草，将地瓜放在中间

后点燃，烤地瓜。一人一口的吃着，连皮都不会剩下，弄得嘴角全是黑乎乎的。想来想去，还是觉得还是家里的炸藕盒好吃。家里的炸藕盒是有用的，除了祭祀上供外，还得招待客人，是不能随便吃的。我们把成篮的柴火拿回去时，碰巧遇到家长在炸藕盒，便会殷勤地帮忙烧火，还会自夸捡来的柴火有多么地好用。家长往往会不经意地把一块藕盒放在锅台边的空碗里，说：“尝尝炸熟了吗？”我们顾不得烫手就捏起来，放进嘴里一点点地咬着，舍不得咽下，感觉这就是在过年。

## 从家园出发

□丁宇

在时间的边沿  
砍伐冬日的一棵树  
树梢的鸟儿被激情点燃  
深深注视的家园  
在砍伐中迷失了回家的路

缜密的夜悄然来临  
来不及掸去一生尘土  
一束灯光陷入季节包围之中  
预想的结果始终没有出现  
那尾流浪的鱼，在掌心游来游去

星光漾起的涟漪  
掀开风尘仆仆的记忆  
绽放在村庄的故事没有了结局  
站台上挥动的小手  
凝聚成亘古不变的风景

挽留不住从家园出发的脚步  
春的消息熠熠闪烁  
缄默不语的老家  
成为一尘不染的动词  
拔节了庄稼窃窃的私语

## 用一生翻越爱

□丁宇

呼吸着灵魂深处的向往  
相思的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  
低矮的村庄徒增伤悲  
阳光蔓延的情话  
穿越细雨绵绵的午夜

伫立在桥头的背影  
模糊了烂熟于心的怀想  
风干在眼眸中的那段往事  
在回首间猎猎作响  
寻找不到水湄之上的藏头诗

母亲怀抱中的呢喃  
搁浅了断断续续的等待  
被父亲一次次翻新的老屋  
早已不是昔日的模样  
就像通往回家的那一条路

皱纹里承载的岁月厚重  
无法丈量爱的距离  
我用一生钟情的老榆树  
成为一生的无法翻越  
就像父母的爱不始终这样滚烫

## 春联漫话

□吴瑕

春联是我国的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。记忆中小时候的乡村都很穷，乡村人家也不注重读书，文化都不高，为了省钱都是自己买红纸写春联。我家年年买黄历，把黄历上贴切的春联抄下来，由肚子里有点墨水的爸爸执笔，我们裁红纸、折叠好给爸爸写。爸爸的字真的不大好，但为了不求人还是自己操刀写，大门框、后门框、厨房、鸡笼、猪圈都要贴，买起来也是一笔开支。邻居家年年写：钱多粮多喜事多，新年新春新气象等，还有户人家夫妻都不识字，没有生育孩子，买春联贴错了地方，把孝敬祖宗贴到猪圈上，把六畜兴旺贴到大门口，成为全村人笑谈。后来每年都找我爸爸写，喊我去帮忙贴。

在那个年代，过年唯一的娱乐就是听爸爸点评村邻的春联含义。后面的邻居新盖了房子，过年写：做新屋

是遮寒霜、辞旧岁再度时光。父亲说这对联好，谦虚，不高调，不为做了新屋嘚瑟，停止奋进，而是过两年继续度时光。大伯高调，做了新房贴上：母女勤劳精打细算筹建大厦，父子智力劳累奔波喜住新房，爸爸说太自夸了，不好。村里比他家好的房子也不少，都比他低调。我们就在爸爸的讲述里领悟做人的道理。

我成年后生活在南京，据说是春联发源地，历史上最早的春联出自南京。据史书上记载：南朝梁代著名文人刘孝绰在京城健康即南京城做官，晚年时厌恶官场倾轧而罢官，并闭门谢客，在家门上提：闭门罢庆吊，高卧谢公卿。高雅质朴，表露作者的心态，是最早的对联，比五代时期后蜀主孟昶之的“新年纳余庆，嘉节号长春”早了4百多年。刘孝绰的妹妹是文笔以清丽著称的文学家，也写了一

联：落花扫仍合，聚兰摘复生。文坛刘家兄妹的骈俪对仗之作引来争睹效仿，亭台柱子壁都纷纷嵌对联。宋代元代都出现了木刻的对联。

据唐代乾隆年间的《解人颐》书中记载，明太祖朱元璋最爱对联，闲时喜欢谈论楹联，喜欢出句联对。定都后的第一个春节，他下令百姓人家贴红纸春联，还微服私访查看。看到写得好的春联就高兴，看到一个屠户人家没有贴春联，原来是不知道怎么写贴切，朱元璋就自己替屠户写春联：双手劈开生死路，一刀割断是非根。不只是如此，朱元璋还喜欢出上联，让身边的至亲应对。联语是他随见所想，根据对方的下联考察皇室子孙，朱元璋不只是喜欢谈论楹联，还能创作，如今南京阅江楼就有他的两副楹联。朱元璋还以圣旨形式推广楹联并身体力行，让楹联在南京极大地发展，自己也落了楹联天子的称号。

前几天，南京城门上都挂起了春联，吸引了全城市民的关注。城门挂春联，南京开门红，更是南京人一种年俗文化的传递和延伸。



### 小心思

地送大南瓜  
秋收抱进家  
友邻分半数  
坐等往来夸

### 口罩累

雨后骤极寒  
找衣急厚穿  
尤怜新口罩  
防疫护红颜



### 自安慰

地摊遇见宝  
双脚定身了  
红烟肉全无  
纸间香味找

### 访高邻

高枝托小家  
密叶覆雏鸡  
攀顶访邻友  
一同看晚霞



## 红袄漫话

□张文泽/画 冷冰/文